



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

Ah, Sweet Mystery Life

羅爾德·達爾 Roald Dahl◎著
陳蒼多◎譯

【譯者簡介】

陳蒼多

臺灣人，1960年生。

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。
教學之餘從事翻譯工作，偏愛性愛哲學與人生哲學。

吸收欲與發表欲皆強，浸淫書海，流連於知識王國之中，
不知老之將至。

新雨十年，讀者請剪下印花，集滿十個寄回本社，可換取 200 元以下之本社任何出版品。

（回函註明索取書名。如有缺書將以同價位之其它書籍代替。）



贈 書 印 花

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

Ah, Sweet Mystery Life

羅爾德·達爾Roald Dahl◎著
陳蒼多◎譯

啊,美妙神秘的生命 / 羅爾德·達爾著 ; 陳蒼多譯. -- 初版. -- [臺北縣]三重市 : 新雨, 1998[民87]
面 ; 公分
譯自 : Ah, sweet mystery of life
ISBN 957-733-330-3(平裝)

873.57

87001258

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

作者◎ 羅爾德·達爾

譯者◎ 陳蒼多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(02) 9789528・9789529 傳真 9789518

郵撥帳號：1195499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

印刷者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／1998 年 3 月初版

定價◎ 160 元

[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，翻版必究。]

譯序

陳蒼多

「初識」羅爾德·達爾（Roald Dahl）是在譯他的短篇小說〈搭便車的人〉的時候。當時的感覺是，對話很迷人，情節也很扣人心弦。其實達爾的作品結局常常給人意外之「喜」，很像美國短篇小說之王奧亨利的作品。除外，達爾也寫了很多給兒童看的作品，如《查理與巧克力工廠》、《亨利·蘇格奇異記》、《詹姆士與巨桃》，以及《瑪蒂妲》，且後兩部作品也搬上了銀幕。其實他的作品時常透露童心未泯的天真情趣，也有多部作品以童年生活為主軸。

本書《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》也以童年生活為主題，雖然各篇標題不怎麼吸引人，但是內容卻引人入勝，例如〈霍迪先生〉一篇描述開「蛆工廠」的主意，也就是生產蛆來供應釣客釣魚之用，饒富趣味。其他各篇描述生母牛的秘訣、賽狗趣事，以及偷獵松雞的結果，洋溢動物及鄉村生活的情趣，不禁令人對「回歸自然」心嚮往之。

描寫偷獵松雞的一篇〈世界冠軍〉，曾被選入名小說家布雷伯利（Malcolm

Bradbury) 所編的《現在的笑聲：喜劇作品選集》一書中，又是以對話迷人、結局令人意外見長。我在想，達爾的作品，除了兒童作品之外，是否應該多譯介一些，好為人生帶來生動有趣的色彩。

目錄

譯序 3

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 6

牧師的歡悅 18

捉老鼠的人 55

魯明思 75

霍迪先生 91

費色先生 103

世界冠軍 146

啊，美妙神秘的生命

我養的母牛在黎明時開始大叫；如果牛棚就在你的窗口下面，那噪音可能會把你逼得發瘋。我很早就穿好衣服，從加油站打電話給克勞德，問他是否可以幫忙把母牛牽到陡坡，穿越過道路，到魯明思的農場那兒，由魯明思那隻很有名氣的公牛為牠「服務」。

克勞德在五分鐘後到達；我們在母牛的脖子上繫了一條繩子，開始走在涼爽九月早晨的小徑上。小徑兩邊有高高的圍籬，我們可以在淡褐色的灌木叢上方看到串串成熟的大硬果。

「你看過魯明思做交配的工作嗎？」克勞德問我。

我說，我不曾看過任何人為一隻公牛和一隻母牛進行正式的交配工作。

「魯明思的方式很特別，」克勞德說。「世界上沒有人像魯明思那樣做交配工作

的。」

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？」

「有一件賞心樂事等著你呢，」克勞德說。

「母牛也是，」我說。

「要是世界上其餘的人，都知道魯明思如何進行交配方面的事情，」克勞德說，「他就會成爲世界知名的人物了，整個世界的酪農科學就會有所改變了。」

「那麼，他爲何不公開呢？」我問。

「我懷疑他是否想到此事，」克勞德說。「魯明思並不喜歡爲諸如此類的事費心。他擁有方圓幾哩內最好的酪牛，這是他唯一關心的事情。他不想讓報紙記者湧向他的地方，問他很多問題。如果消息傳出去，就是會發生這種事。」

「你爲何不告訴我此事？」我說。

我們沈默地走了一會，母牛在前面行進。

「我很驚奇，魯明思竟然答應把他的公牛借給你，」克勞德說。「據我所知，他以前不曾這樣做。」

到了小徑盡頭，我們越過艾思伯里路，爬上山谷另一邊的小山，朝農場前進。我的

這隻母牛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一隻公牛，於是牠脖子上的繩子拉扯得更緊。我們必須慢跑，才能趕上牠。

農場入口沒有大門，只在外面地方有一個很大的缺口和一處鋪著鵝卵石的庭院。魯明思提著一桶牛奶越過庭院，看到我們來了。他慢慢把桶子放下來，走過來見我們。「那麼，牠是準備好了，不是嗎？」他說。

「牠叫得昏天黑地，」我說。

魯明思在我的母牛四周來回走動，小心地檢視著牠。魯明思個子短小，身材矮胖，肩膀寬闊，像是一隻青蛙。他有一張寬闊的青蛙嘴，牙齒殘缺，眼睛歪斜；但是幾年以來，我卻相當尊敬他的智慧，以及敏銳的心智。

「那麼，好吧，」他說。「你要生什麼？一隻小母牛？還是一隻公牛？」

「我能夠選嗎？」

「當然能夠。」

「那麼，我要一隻小母牛，」我說，板著臉孔。「我們要牛奶，不是牛肉。」

「嘿，伯特！」魯明思叫出來。「出來幫我們一個忙！」

伯特從牛棚中出現。他是魯明思最小的兒子，身體柔軟，個子高高，流著鼻涕，一

隻眼睛有問題，顯得很蒼白，全是霧灰色，像喝醉酒的魚眼睛，轉動的模樣並沒有與另一隻眼睛一致。「再拿另一條繩子，」魯明思說。

伯特拿了一條繩子，繫在我的母牛的頸子上；現在，牠身上有兩條繩子，一條是我自己的繩子，另一條是伯特的繩子。「他要一隻小母牛，」魯明思說。「讓牠面對陽光吧。」

「面對陽光？」我說。「但是並沒有陽光啊。」

「總是有陽光的，」魯明思說。「那些可咒的烏雲並不要緊。現在開始啊。伯特，用力拉。把牠帶過來。陽光在那兒。」

伯特握住一條繩子，克勞德和我握住另一條繩子，我們設法轉動母牛的身體，讓牠的頭直接朝向隱藏著陽光的雲層。

「我告訴你，情況是不同的，」克勞德低語。「你不久就會看到一生中不曾看過的事情。」

「現在，把牛抓穩！」魯明思命令著。「不要讓牠亂跳！」然後，他匆匆跑到庭院遠方角落的一間棚屋，把公牛牽出來。公牛塊頭很大，是一隻黑白相間的弗利斯然牛，腿很短，身體像十噸卡車。魯明思拉著公牛身上的一條繩子，繩子繫在牛鼻上的一個銅

圈上。

「看看牠身上那大團的肉，」克勞德說。「我敢打賭，你以前不曾看到公牛身上有像那樣大團的肉。」

「真是驚人，」我說。那大團的肉像兩三個甜瓜裝在運貨袋子裡；公牛搖擺前進時，那大團肉幾乎在地上拖曳著。

「你最好退後，把繩子交給我，」克勞德說。「你趕快離開吧。」我很樂於聽他的話。

公牛慢慢走近我的母牛，看來很危險的白色眼睛凝視著母牛。然後，公牛開始噴鼻息，一隻前腿在地上搔動著。

「抓緊啊！」魯明思對著伯特和克勞德叫著。他們兩人向後靠，壓在各自的繩子上，緊緊地握著繩子，與母牛形成直角。

「來啊，小夥子，」魯明思對著公牛輕聲細語。「上啊，小夥子。」

公牛表現出驚人的敏捷動作，把前半身湊向母牛的身後；我瞥見了一根長長的深紅色陰莖，像細劍那樣大小，那麼硬。然後，陰莖插進母牛裡面。母牛的身體顛簸著，公牛身體起伏著，噴著鼻息。三十秒鐘後，事情就全部結束了。公牛又緩慢地爬下來，站

在那兒，看起來好像對自己很滿意。

「有些公牛不知道要把那話兒放在哪兒，」魯明思說。「但是我的公牛知道。我的公牛能夠用那話兒把線穿進針中。」

「好棒，」我說，「真神準（原文爲「公牛的眼」——譯註）。」

「這正是此詞的來源，」魯明思說。「公牛的眼。來啊，小夥子，」他對公牛說。

「你今天已經中獎了。」他把公牛牽回牛棚，將牠關在裡面。回來時，我謝謝他，然後我問，他是否真的相信，交配時讓母牛面對陽光就會生小母牛。

「不要那麼傻了，」他說。「當然我是相信的。事實就是事實。」

「你說事實就是事實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先生，我是說真的。那是確實的事情。沒錯，不是嗎？伯特？」

伯特的朦朧眼珠在眼眶中轉動，他說道，「對極了。」

「如果不讓牠面對陽光，牠會生下公的嗎？」

「千真萬確，」魯明思說。我微笑著，他看到了。「你不相信我，是嗎？」

「不真的相信，」我說。

「跟我來吧，」他說。「一旦你看到我要讓你看的東西，只好相信我了。你們兩個

人待在這兒，看管那隻母牛，」他對克勞德和伯特說。然後，他帶著我進入農屋。農屋很黑，既小又髒。他從邊櫃的一個抽屜中取出一整堆薄薄的練習本，是孩童們在學校所使用的的那一種。「這些是小牛簿子，」他說。「這裡面記錄我從三十二年前開始這件事情以來，在這個農場上所進行的每次交配工作。」

他隨意打開一本簿子讓我看。每一頁有四欄：「母牛的名字」、「交配的日期」、「出生日期」、「小牛的性別」。

我瀏覽了性別欄。「小母牛，」上面寫著。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。

「我們這兒不要小公牛，」魯明思說。「小公牛在製酪場鐵定蝕本。」

我又翻了一頁。「小母牛，」上面寫著。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，「小母牛」。

「嘿，」我說。「這兒寫著一隻小公牛。」

「完全正確，」魯明思說。「你看看我在對面的交配欄寫了什麼。」我看了看第二欄。「母牛到處蹦跳，」上面這樣寫著。

「有些母牛會發脾氣，你無法把牠們抓緊，」魯明思說。「結果牠們面對了另一個

方向。那是唯一生公牛的一次。」

「真是奇妙，」我說，繼續翻閱著簿子。

「當然是很奇妙，」魯明思說。「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之一。你確實知道這個農場上母牛出生的平均比例嗎？一年平均是百分之九十八！你自己檢視看看吧。繼續翻閱，繼續檢視吧。我並沒有在阻止你。」

「我很想檢視看看，」我說。「我可以坐下來嗎？」

「請便，」魯明思說。「我有工作要去做。」我找到一隻鉛筆和一張紙，開始非常小心地檢視三十二本小簿子中的每一本。每年都有一本，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六年。農場上一年大約生下八十隻小牛，三十二年之間最後的結果如下：

小母牛……二五一六

小公牛……五六

小牛生產總數，包括死產……二五七二

我出去找魯明思。克勞德已經不見。他也許已經把我的母牛帶回家。我發現魯明思

在製酪場中把牛奶倒進脫脂器中。「你不曾把此事告訴任何人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不曾，」他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認爲這跟其他人無關。」

「但是，先生啊，這可能改變整個世界的整個牛奶工業呢。」

「可能，」他說。「很容易。如果每次都生公牛，也不會傷害到牛肉生意。」

「你最初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是我老爸告訴我的，」魯明思說。「我大約十八歲時，我老爸對我說，『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，』他說，『會讓你致富。』於是他就告訴了我此事。」

「你有因此致富嗎？」

「我並沒有表現得太差，有嗎？」他說。

「但是，你父親有說明爲何這種方法靈驗嗎？」我問。

魯明思用拇指的末端挖著一邊鼻孔的內緣，拇指和食指捏著鼻垂。「一個很聰明的人，我是說我老爸，」他說。「真的很聰明。當然，他告訴了我爲何這種方法會靈驗。」